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謝大倫

古今攷卷三十

元 方回 續

置酒二字亦古 漸臺 范臺 强臺之名

紫陽方氏曰偶讀劉向列女傳齊鍾離春齊無鹽之醜女宣王之正后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則置酒二字齊宣王時已然無鹽女謂漸臺五重黄金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飲酒沉湎以夜繼晝女樂俳優縱横

大笑則古之饗燕鄉飲獻酬酢三行而成禮乃立司正旅酬而無筭乎今筭爵之禮其廢久矣戰國策魏惠王觴諸侯於范臺魯共公曰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强臺之樂也兼此四者可無戒歟讀此則以饗燕為觴亦久矣廢百拜三行之禮所從來遠矣左傳書享書宴不一君臣賓主多引詩謂之賦所謂於旅也語之遺意至春秋末但書飲酒哀十五年樂寧將

飲酒十六年衛侯飲孔悝酒於平陽意者饗宴之禮自是以後漸廢歟古者享禮兼燕食之禮有酒有肉為盛燕次之食禮有酒不飲但食而已然天子廟饗諸侯亦禮飲而已

禮樂百年積德而後興

魯兩生曰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　紫陽方氏曰必從兩生之説則堯在位百年而後舜命夷夔周世修

德太王王季文王以至成王而後周公制作乎秦焚書始皇三十四年戊子之年甲午而亡高祖七年辛丑叔孫通制禮儀去焚書十四年耳天下學士尚多存者不及此時復周禮樂之舊用通茍且之制愈久愈遠則諸儒老死無可再復之日矣兩生之言亦似未然

五齊三酒恬酒

周禮天官酒正辨五齊三酒　泛齊泛芳劒反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　醴齊醴猶體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恬酒矣　盎齊盎烏浪反盎猶翁也翁烏動反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白矣酇宜作醝醝在何反　緹齊緹音體體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　沈齊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自醴以上尤濁縮酌者盎以下差清其象類則然古之法式未可盡聞杜子春讀齊曰粢又禮器曰醴酒之用玄酒之尚玄謂齊者每有祭祀凡以度量節作之齊才細反　事酒鄭司農云有事而飲也玄謂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即今之醳酒也醳音亦徐音昔昔酒司

農云無事而飲也玄謂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

清酒司農云祭祀之酒玄謂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

正義曰五齊皆言成者酒熟曰成如今宜成醪宜成

説以為地名曹植酒賦曰宜成醴醪蒼梧縹清未知鄭

意酒名地名類下鄼白則蕭何所封南陽地名下酒謂

槽床下酒其色紅赤故以緹名之下注五伯緹衣亦赤

黒色也漢時造清熟則滓沈故以沈沈齊也醴以上尤

濁縮酌者以茅縮酌謂以茅泲之故司尊彝云醴齊縮

酳盎以下差清清不用茅故云盎齊涗酳涗清也五者皆漢法昔酒對事酒為清若對清酒則為白故曰酋久白酒也酒敦曰酋酋者久遠之稱故月令名酒官為大酋於周禮則為酒人中山郡名故魏武賦曰醇酎中山沈湎千日　紫陽方氏曰周之五齊三酒漢近古猶可引類方比如今恬酒之恬恐只是甜字韻書注甜甘也美也楚元王交傳穆生設醴注醴甘酒也少麴多米一宿而熟不齊之則漢之醴酒與周之醴齊已自不同似

乎後世五齊三酒之法皆不可攷今之煑酒實則蒸泥之季冬者佳曰清酒則未蒸者用清水白麪麴曰白酒用諸藥蓼汁為麴易成曰茅柴酒曰紅酒釀米為紅麴記得蜀人有醪子酒小瓶傾少許以湯和飲今之造酒其米曰秫曰糯月令秫稻必齊是也粟有糯亦可釀而古五齊皆用秬黍則三酒亦然秬黍之中又以一稃二米者為鬯酒在月令始云秫稻又謂之穀粟之黏者酒以地名則如烏程箬下之類宜成或非地名或認意誇

酒美名近世思堂春高廟之堂也玉練槌美之如玉也

羊羔白如其色也靜江府酒尤佳

公酒合錢飲酒

周禮正義曰鄉飲酒鄉射飲酒鄉飲中有黨正飲酒賓賢能飲酒鄉射飲酒中有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又有鄉大夫賓賢能以五物詢衆庶用州長射禮並是鄉射飲酒若曰州長黨正飲酒而謂之鄉者或是鄉大夫所居州黨或是鄉大夫親來臨禮並得鄉名故謂之鄉此數

事者皆為國行禮不可横歛於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　鶴山先生曰賈氏謂鄉飲之名有四吕與叔謂鄉飲會皆行此禮不止有四

式法授酒材　大酋　酒官

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注云式法作酒之法式作酒既有米麴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月令曰乃令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

火齊必得鄭司農云授酒材授酒人以其材沽　古林述

湛按蕉反饎昌志反　紫陽方氏曰今月令饎作熾注炊也

湛漬也大酋者掌酒之官於周則為酒人未知大酋何代酒官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為此春酒回謂十月十一月造酒之時明年春篘酒榨酒蒸炊酒之時酒正天子之一官也酒人則六鄉六遂各有之乎酒正授酒材酒人授之以飲其鄉故曰公

酒

果祼灌 欝鬯秬鬯 白搠杵梧 天地不祼

紫陽方氏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肆進所解牲體謂獻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欝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周人求諸陰先灌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六享皆然大賔客則攝而載果載為也果讀曰祼代王祼賔賔以鬯小宗伯凡祭祀賔客以時將瓚果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而奉王賔客以時而奉宗伯肆師祭之日及果築鬻大賔築鬻贊祼將大喪

大淵以鬯則築鬻音煮淵亡婢反又音汲亡恐反又亡辨反浴尸也鬱人掌祼器凡祭祀賓客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築煮築香草煮以爲鬯築鬱金草以和鬯酒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正義謂此鄭司農注不知出於何文秬鬯不和鬱者禮記鬱合鬯又曰暢曰以掬杵以梧回謂曰掬杵梧文奇正義曰掬栢也梧桐也曰栢曰桐杵耳以栢香桐潔白擣鬱金草和於鬯酒之中秬黍

之一稃二米者為鬯酒詩維秬維秠一稃二米與秬黍秠皆黒黍一物而二名秬不必二米秠則必二米鬱金草䰟畧云出大秦國今鬱林郡有之開寳末草木部中品嘉祐本草謂本經不載所出或云生蜀地西戎二月三月十月有花如紅藍陳藏器云百草之英陳祥道疑謂本草乃入木部令人不復用無辨之者漢和帝時任城生黒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米三斛八斗秬是黒黍之大名秠是黒黍之中有二米者前事禮經爾雅同異

回會而一之朱文公注禘自旣灌而往依正義止謂灌地以降神然祭祀有祼尸之禮正義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灌明不為飲主以祭祀惟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凡鬱鬯尸受祭之啐之奠之天地大神不祼者不用降神也祭社稷山川祼用秬鬯不用鬱鬯惟宗廟用鬱鬯以灌詩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是也賓客之祼大行人云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謂諸侯來朝朝享旣畢王禮禮云有此灌酢之

禮也裸也果也灌也三字一也鬯暢也芬芳調暢秬鬯必二米五齊三酒不必二米秬黑黍總名也可為五齊三酒秠必一稃二米則為鬯酒也又有和鬱者五齊三酒八尊五齊設明水三酒設玄酒實為十六尊而所共鬱鬯不知用何尊彝各有其名而五齊三酒亦未見以尊彝如何配匹分寘古禮之難攷如此夫

王后世子養具有四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后及世子注食飯

也食音嗣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凡養之具大畧有四正義曰食飯也者即下文云食用六穀是也云飲酒漿也者即下文云飲用六清是也下文不言酒畧也云膳牲肉也者即下文云膳用六牲是也云羞有滋味者即下文云羞用百有二十品是也下文仍有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罋不言之者此舉大者珍醬是饋之小者畧而不書故鄭云凡養之具大畧有四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膳夫王日一舉而饋之物凡六也

六饋食用六穀

膳夫鄭注進物於尊者曰饋此饋之盛者王舉之饌也

六穀稌黍稷粱麥苽苽雕胡也苽古吳反

飲用六清　六飲　五飲　角柶之制

膳夫飲用六清鄭注六清水漿醴涼醫酏　涼本文作

涼力羊力放二反醫於美於計二反酏以支書支二反

鶴山先生曰醫今當從醫古注釋文正義皆相承作醫

後鄭從酒鄭注之從毆從酉省疑先鄭已誤矣

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共賓客之稍禮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而奉之凡飲共之鄭注王之六飲亦酒正當奉之醴醴清也鄭司農云涼以水和酒也玄謂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酒正不辨水涼者無厚薄之齊

酒正辨四飲之物一曰清二曰醫三曰漿四曰酏鄭注清謂醴醴之泲者泲子禮反醫內則所謂或以酏為醴凡醴濁釀酏為之則少清矣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漿

今之截漿也截音在又昨再反酏今之粥內則有黍酏酏飲粥稀者之清也鄭司農說以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糟音糟或以酏為醴漿水醷后致飲于賓客之禮有醫酏糟糟之音與糟相似醫醷亦相似字不同記者異耳此皆一物鄭又注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醫酏不泲者泲曰清不泲曰糟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又注漿人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亦酒正使之三物有

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飲醴用柶者糟也不用柶者清也角柶儀禮所見不一玉府正義引既夕禮楔貌如軛上兩末如杺杷枝屈中央楔齒士喪禮楔齒用角柶注為將含恐其口閉急既夕禮遷尸若酒若醴無巾柶又角觶四本柶二素為二柱為少進酒醴兼餴之也古文角觶為角柶又士冠禮醮禮加柶不見書正義曰一曰清則漿人云醴清也二曰醫者謂釀粥為醴則曰醫三曰漿者今之截漿四曰酏者即今之薄粥也漿今

之截漿也截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酉省截之言載

米汁相載漢時名為截漿

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飲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飲

齊眡冬時注飲宜寒

禮記玉藻天子五飲上水漿酒醴酏注上水以水為上

餘其次之內則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

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

也或以酏為醴黍酏注酏粥漿注酢截酢七故反水注

清新醷注梅漿濫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正義曰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諸梅諸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先少乾之故周禮謂之乾橑鄭云桃諸梅諸是也

儀禮公食大夫禮無尊注主於食不獻酧飲酒漿飲俟于東房注飲酒清酒也漿飲截漿也其俟奠於豐上也飲酒先言飲明非獻酧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别於六飲

也

賔三飯宰夫執觶漿飲與其豐以進注此進漱也非為卒食優賔賔意欲自潔清賔挩手興受宰夫設其豐於稻西注酒在東漿在西是所謂左酒右漿賔坐祭遂飲奠於豐上注飲漱　賔卒食會飯三飲注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謂黍稷也此食黍稷則初食稻梁下文不以醬湆注不復用正饌也初食時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

庶羞可也注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士冠禮側尊一甒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柶注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裳北也爵三升曰觶柶狀如匕以角為之者欲滑也　既冠賛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面葉注面前也葉柶大端冠者就筵賔受醴加柶面枋冠者拜受觶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坐啐醴捷柶興降筵坐奠觶拜見

母見兄弟見姑姊乃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鄉先
生乃醴賔以壹獻之禮注壹獻者主人獻賔而已即燕
無亞獻者獻酢酬賔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牲少牢饋
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若不醴
則醮用酒注若不醴謂國有舊俗酌而無酬酢曰醮尊
於房戶之間兩甒有禁玄酒在西三加三醮用脯醢賔
取爵酌冠者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啐酒奠爵加皮
弁加爵爵弁如初儀有乾肉折俎嚌之三醮皆有醮辭

紫陽方氏曰周禮膳夫六清漿人六飲食醫六飲皆曰水漿醴涼醫酏禮記乃曰五飲有酒而無涼醫陳祥道以為異代之禮叵則以為周禮出於劉歆禮記出於漢儒不可攷者闕疑可矣酒正之四飲曰清醫漿酏而無水無涼后飲賔客有醫酏糟夫人飲賔客乃多清多醴皆難曲說揣鄭注稻醴黍醴粱醴各有醇漓而陪設則醴有六種漿則有梅諸之漿桃諸之漿漢有載漿米汁相載酏曰薄粥醫亦釀粥為之儀禮公食大夫設酒而

不用設漿乃以為漱潔之用先食正饌後食庶羞先飯稻粱後飯黍稷謂之三飯三嗽謂之三飲然亦以漿祭而後飲則玉藻所謂惟水漿不祭又自不同士冠禮酌醴用觶柶禮賔以一獻之禮然亦有三加三醮用酒者賔酌酒醮冠者而無酬酢故設之醮一主一賔一獻一酢一酬主賔各但飲二爵又與鄉飲不同此皆無儕不可不知也後世宴飲自朝廷至于士庶無六清水醴涼醫酏之制矣清水之為玄酒亦不設矣飲水則冷飲涼

飲以井為水和酸則梅和甘則飴蜜温則曰熱水黄豉甘草縮砂荳蔻紫蘓草木之花葉無所不可而素馨茉莉木犀沉檀皆可調合丸藥餌曰湯曰飲無數而酒漿之漿恐當是今之米湯麪湯舂磨米汁曰漿衣粉潴餔既謂之糊謂之強粥尤不一碾粟曰解粥粳米糯米吳中江右為最而糟之一字乃酒之餘滓屈原餔糟劉伶藉糟糟丘酒池糟所淹藏或葷或茹葢有所不可窮云

古今攷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攷卷三十一

元　方回　續

膳用六牲

膳鄭注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也

附攷庖人六畜六獸六禽

庖人六畜六牲之别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春秋傳曰卜日曰牲鄭司農曰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兎六禽鴈

鶉鷚雉鳩鴿玄謂獸人冬獻狼夏獻麋又內則無熊則六獸當有狼而熊不屬六禽於禽獸及六摯宜為羔豚犢麛麝雉鴈凡鳥獸未孕曰禽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于注熊作貆

附禽者鳥獸之總名

曲禮正義通而為說鳥不可為獸獸亦可曰禽故鸚䳇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曰大獸公之小禽

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註周禮云凡

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

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

羞用百有二十品

鄭注羞出於牲及禽獸以備滋味謂之庶羞公食大夫

禮內則下大夫十六上大夫二十其物數備焉天子諸

侯有其數而物未得盡聞

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紫陽方氏曰今以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內則參互攷之書於後

膷牛曰膷今時臛也古文作香 臐羊曰臐古文作薰 膮豕曰膮皆香美之名也許堯反 牛炙此二字上多一醢字康成曰衍 醢儀禮曰炙南醢當是牛炙之醢 牛胾儀禮曰醢以西牛胾 醢與上牛胾相連當是牛胾之醢 牛膾禮記作膾儀禮作牛鮨又作鰭又曰肉膾 羊炙儀禮曰鮨南羊炙 羊胾儀禮以東羊胾下連醢字 醢當是羊胾之醢 豕炙儀禮下連炙南醢 醢當是豕炙之醢 豕胾儀禮以西豕胾 芥醬芥實醬也 魚膾此十六品下大夫之庶羞上大夫加四品 雉 兎 鶉 鴽禮記作鷃鄭注鴽無母不言如何烹治

紫陽方氏曰王膳用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王日一舉后與王同庖恐妃嬪侍從左右之人亦與食也冋攷之戲為之説大約王膳一歲享千馬千牛千羊千豕千犬恐不止此雞一日百隻則百倍之當一歲享十萬雞祭祀賔客喪紀又不可以數計也凡膳物犧牲禽獸魚腊之用王膳葢一也祭祀二也賔客三也喪紀四也堯在位百年穆王享國百年除祭祀賔客喪紀用牲之外當為十萬馬十萬牛十萬羊十萬豕十萬犬百億萬之雞而

魚腊野獸野禽不與馬人所以貴於物者羽毛鱗介之物以其千千百百之生命為人所以食也而天子之所以貴于天下者以一人之身享天地間萬萬不窮之物也李秀嵓論六畜謂井田之民一井八家二母彘五母雞所以養老也馬以征伐牛以耕種羊以祭祀犬以吠守回固不敢盡然其說一井八家養八馬以備君師之役可也牛耕恐不止八頭有母有子年年生育庶人祭不敢用羊士飲酒相勸用犬祭用豕大夫始用羊兼豕

犬不專吠守有豢犬以為祭祀賔客膳羞之用且如秀峀之説一井八馬八牛八羊八豕八彘八家二十四倂雌雄七雞八家五十六雞天子提封百萬井則井田之民之家當有馬八百萬疋牛八百萬頭羊八百萬韋犬八百萬口豕二千四百萬隻雞五千六百萬枚不亦富乎天子之牧人不在此數唐天寶天子之馬至四十萬疋今北方之馬動百萬也而江南舊無馬置司川秦巴廣所得亦微西馬廣馬每不中用嗚呼古之王者之時

盛哉

牧人通掌六牲

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供祭祀之牲牷云云以受充人繫之注云牲馬牛羊豕犬雞　秀嵓李氏曰牧人通掌六牲祭祀之官牛人雞人羊人犬人各掌一牲豕人當在冬官而亡之矣馬牲則牧師之所養不別立官大抵牧人蕃息以授王官所掌之人而後及于充人也　紫陽方氏曰不言王膳羞何也豈付之六物

之官而後有所付乎

凡馬之官　大司馬馬上皷奉詔馬牲　馬質掌質馬　馭夫掌分公馬　校人掌王馬之政　趣馬掌贊政良馬　巫馬掌養疾馬　牧司掌牧放馬　庾人掌十有二閑　圉師教養馬　圉人掌芻牧　紫陽方氏曰夏官大司馬之屬馬政居多自戎右而下齊右齊側皆反道右大馭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八官掌車之五路及馭馬之事不專於馬馭夫以下九官專於馬者也自大司

馬馬上鼓詔馬牲凡十一事次第書之因攷王膳用馬牲而及之夏官大司馬中春教振旅帥師執提徙兮反先鄭云提讀如攝提之提謂馬上鼓有曲木提持鼓立馬髦上者故謂之提賈公彦正義曰提謂馬上鼓者先鄭葢據當時已有單騎舉以況周其實周時皆乘車無輕騎也　鶴山先生曰先鄭以漢時單騎況周　紫陽方氏曰鄭大夫少贛其子鄭司農師仲曰先鄭鄭康成後鄭皆東漢人古人不騎馬左傳魯昭公時左師欲以公

乘馬而歸單騎馬自此始所以古經無騎字曲禮前有車騎漢儒之文也戰國策蘇秦言車千乘騎萬匹春秋之後也陳祥道禮書繪馬上鼓一甲士騎馬執鼓先儒非之周公時無此單騎馬者

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注王喪之以馬祭者蓋遣奠也奉猶送也送之至墓告而藏之馭夫掌分公馬而駕治之注乘調六種之馬　秀嵒李氏曰公馬謂王之六馬也凡良馬三十六匹所謂一繫則一馭夫駕治之五種

計二千一百六十匹則六十馭夫矣賈氏謂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又當有五馭夫矣天子馬十二閑每閑馭夫五人通之為六十人自戎右至此九職皆無府史胥徒未詳其故　紫陽方氏曰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康成以為應乾之策賈疏尤詳當别書于易數事中閑與廄同而異名唐閑廄使取此九職無府史胥徒或者缺文歟

馬質掌質馬馬量三物一曰戎馬二曰田馬三曰駑馬

皆有物賈此買馬之官也買此戎馬田馬駑馬三物皆有時價也賈音嫁賈四人亦音嫁謂主買馬平其大小之賈直綱惡馬先鄭讀作亢禁也御也不畜惡馬也後鄭綱謂以縻索維綱狎習之禁原蠶者原再也天文辰為馬蠶書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為傷馬禁原蠶　紫陽方氏曰此買馬之官夏官之第二官也又不在牧馬中教人掌王馬之政校戶數反鄭注謂擇養乘之數辨六馬之屬種馬

一物戎馬一物齊馬一物道馬一物田馬一物駑馬一物注種謂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紫陽方氏曰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以下難讃難解回解難為易乘馬一師四圉　馬四匹為一乘養之者圉師一人圉人四人計五人養四馬也馬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匹計用圉人二千一百六十人圉師五百四十人總計二千七百人師仲四疋為乘康成二耦

為乘其義一也圉師無官

三乘為皁皁一趣馬　趣七口反十二疋為一皁計用

趣馬之官一百八十人

三皁為繫音計繫一馭夫　三十六疋為一繫馭夫之

官秀嵒謂為六十人是也趣馬下士皁一人如此則又

當有皁人之職亦計一百八十人也馭夫中士二十人

下士四十人趣馬之士一百八十人此已計二百四十

人併皁人為四百二十人

六繫為廐廐一僕夫　秀嵓曰廐即閑也據此經當有僕夫十二人而序官無之囘謂其缺文乎種馬戎馬各二閑其馭夫中士五人僕夫則校人屬上士各一人也齊馬以下八閑其馭夫下士各五人僕夫倣上筭

六廐成校校有左右　左右校人之官二員皆中大夫

六廐為六閑十二廐為十二閑由圉人而圉師而趣馬而馭夫而僕夫而校人凡六階

駑馬三良馬之數　良馬二種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

二千一百六十匹駑馬三之則為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麗馬一圉　麗與儷同良以乘計駑以儷計謂一圉人

養兩馬也八麗一師　八麗駑馬十六疋則設圉師一

人也非也

八師一趣馬　八師駑馬一百二十八匹則設趣馬之

官一人也非也

八趣馬一馭夫　八趣馬計駑馬當為一千二十四匹

設馭夫之官非也以算不合也不合駑馬三良馬之數

也善夫康成之説曰駑馬自圉至馭夫凡馬一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數不相應八皆疑為六字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回謂此謂三之三字下有脱文合曰既三之則為駑馬千二百九十六匹矣如此文勢方相接此下康成云無僕夫者不駕於五路毘之也賈氏謂駑馬又有一馭夫序官合有六十三馭夫秀崑謂序官止計五十二閑則馭夫六十人耳

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注每廐為一閑諸侯有齊馬道馬田馬大夫有田馬各一閑其駑馬則皆分為三馬囘於此疑之不知此諸侯大夫者天下之諸侯大夫乎抑畿内之諸侯大夫乎畿外諸侯每國六閑良馬三閑駑馬三閑計一千八十匹不為多畿内三公食采地如諸侯不容養馬一千八十匹也近世賈似道為宰相漢唐以來凡為宰相者皆無此馬數惟古外諸侯有之齊景公有馬千駟則

四千匹衛文公騋牝三千則三千匹六國六王騎動萬匹是也畿内諸侯恐無之家四閑畿内卿大夫及外卿大夫皆恐難養此馬四閑乃天子六馬三之一養馬七百二十疋卿大夫家魯三桓晉六卿有之畿内六卿上大夫次卿中大夫與下大夫無慮百數十人一家養馬七百二十八匹不亦富乎秀嵓謂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大夫百乘今天子十二閑可駕八百六十四乘邦國六閑可駕三百二十四乘家四閑可駕二百六乘天子諸

侯少而大夫已多與古不合回尤疑之周禮不足信也
秀嵓則謂卒乘之馬寓於丘甸不在此數中如此則非
出軍征伐之馬天子六軍一萬五千人為萬乘又有六
遂六軍亦萬乘諸侯千乘則齊景公之千駟是也然大國
三軍之數其曰可出車五千乘之國二等次之惟大夫
之家凡卿皆大夫豈容備車二百餘乘乎秀嵓謂春秋
卿大夫可謂侈矣子駟之死子産成列而後出車十七
乘則為馬才六十八耳然則劉歆周禮不足信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心一師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後鄭之說不可曉先鄭之說以今較之古人馬無割勢豁鼻之事始于大蒙古國契丹女直皆未也不割勢不豁鼻稱為生馬牝馬善牡馬當通淫之時難駕馭晝夜好嘶無故輒踶齧今蒙古人行軍不用牡馬用攻馬者攻馬者治之之謂此攻馬不嘶夜下寨萬馬寂然勢已割氣力完鼻已豁善走氣出不喘以此取天下古之聖人慮不及此世變豈有

極哉

春祭馬祖執駒夏祭先牧頒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獻馬講馭夫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為龍馬師仲云執駒無令近母猶攻駒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執猶拘也春通淫之時駒弱血氣未定先牧始養馬者未聞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為其蹄齧馬社始乘馬者世本相士作乘馬臧僕簡練御者令皆善也馬步神為灾害者講簡習也介甫云簡厭臧亦簡其或不臧㓪

謂臧僕二字竒以吾齊人家用僕而不能臧者多矣大祭祀毛馬同色也齊其毫也如冐頊單于東方南西北也大青飾造車之馬及塟埋之非真馬也塗車芻靈四海山川飾黄駒王廵守殺駒以沈漢武祭河沈四百馬趣馬下士皁一人前已計之計用一百八十人皁一人則亦一百八十人共三百六十人掌贊正良馬贊佐也佐校人也簡具六節即五良一駑也幽王之世蹶惟趣馬與冡宰司徒内史師氏之流恊于襃姒小臣下士亂

常者也
巫馬下士二人醫四人馬醫也今人呼為醫獸然周官醫師之屬自有獸醫四人巫馬期乃此官之後
牧師掌牧馬之地皆有厲禁界限也孟春焚牧除陳生新草也中春通淫合牝牡也凡田事贊焚萊則仲春教振旅以蒐而火弊之事也秀嵓謂此職胥皁徒以武王歸馬牧牛之後未有牧政戎馬皆馬質所市耳回謂此臆說文王天下三分有其二馬不少矣武王歸馬華山

不以槽廐餵之耳非棄之也謂之未有牧政則可周官未作也作周官而後有馬質之官武王何嘗買馬其謂孝王使非子主馬汧渭之間蕃息而車鄰駟鐵小戎之盛見于歌詩列國往往效之於是定中駉頌之篇作而中國益多馬矣此說亦不然車鄰美秦仲有馬白顛一句而已駟鐵小戎馬秦襄公此三詩秦之多馬亦未見其盛也犬戎殺幽王戎狄之患方熾秦襄公攘之而周平王東遷矣於秦則利而何益於周定之方中衛文公

之詩駉魯僖公之詩齊桓霸而王室卑衛魯多馬洛邑衰微馬亦不能强魯衛而晉後復興可歎也　秀嵓李氏又曰若夫秉心塞淵騋牝三千思無疆思馬斯臧則其本又在此不然雖有王毛仲之徒數十亦何救於漁陽之禍哉　紫陽方氏曰此乃秀才廣文説話國家兵財刑政周官三百六十職無一事一物不歸於先治人主之心豈不是好説話然官有大小事有本末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此三公之事朝廷大臣能格君心之非而

天下中外執事之臣無不盡心竭力各精其業漢宣之
世百工技藝咸精其能在下之人無不任職而已便説
道人主心上此乃禹稷臯夔伊周之當為道揆法守故
不同也
廋人所求反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
駒及祭馬祖先牧執駒散馬耳圉馬九事阜乃四牡孔
阜之阜佚逸也先牧制閑者散馬耳三字初難通讀為
中散大夫之散以竹括押馬之耳頭動揺則觸竹後乃

串習不驚馬八尺以上為龍周八尺當今省尺四尺四寸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　紫陽方氏曰近世準尺十大寸官絹四丈幅二尺中納省尺杭人用之有准尺之八寸秀嵓所計如此則周之一尺得近世尺五寸半不亦短乎恐未然

圉師無官教圉人養馬即是一師管四人養四匹馬者

春除蓐釁廐春分出馬牧於郊康成謂蓐馬茲似乎今之草薦武王伐紂有負茲之文釁以血釁之而神之也

夏庌馬音雅廡涼馬也射則充椹質椹質所射者習射處不可曉茨墻則剪闔闔苫也葢墻則剪苫當止是秋分後牧養馬院之墻凡茨墻責之葢責之採茅乎然圉師圉人共計二千七百人無乃王城之宫之屋之墻之茅茨責之乎此茅今人曰茅屋以今解古非包茅縮酒之茅非藉用白茅之茅今人苫屋稲穰可也山有草如蒲芟亦茅也

秀嵓李氏曰每二百一十六匹設官十九人史徒圉四

百十八人而挍人巫馬牧師馬質之官與其屬尤不在馬通十二閑之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良駑共之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有四人府史胥徒醫賈圉合六千有十人率一官而畜十一馬亦不可曉

紫陽方氏曰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古百乘之家以指大夫言其食邑之所出也則馬在井田之命令此四閑之馬三分天子之數七百二十匹依周禮張官置吏合

用一千四百餘人日初而出日中而入春出秋入家有養七百二十疋馬之屋野有牧七百二十疋馬之地安所辨乎魯三卿果常有之乎諸侯六閑猶云可也卿大夫亦敢自置校人廋人牧師趣馬巫馬之官乎一馬一圉人七百二十人何以膳之乎回故曰周禮不足信也細攷此節事似乎玩物喪志

善馬有毒　馬肝毒爾雅馬名數不書

紫陽方氏曰秦紀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

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韓之戰晉惠公擊繆公傷足歧下食善馬者三百人推鋒爭死脱繆公以報食馬之德生得晉君漢書食肉無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然則馬肉無毒而馬肝有毒八珍之味有狗肝以膋蒙之為炙而特牲饋食有肝俎未鹽進尸凡肉體骨胾醢牛羊豕犬皆見其名物惟馬為人主之膳牲第一而庖烹燔清之法無所聞豈王饌不食此

物而虛存其名乎周禮馬官之多馬政之密如此駕馬給宮中之用亦千餘匹而王膳之牲三鄭畧不解一二回所以不信周禮也回本為王膳有馬攷論及此爾雅馬名數目騊駼馬野馬以至駂力會反馬色也趽防曲脛馬也騆文黃目之馬也騇士膏反馬行也

果下馬　款段馬

紫陽方氏曰駕馬給宮中之役漢果下馬駕小車馬少游款段馬之類歟

趣馬下士一百八十人附六卿比長下士一萬五

千人

紫陽方氏曰周禮九命之説上中下士命數無聞鄭玄注謂王之上士三命中士二命下士一命王三命之上士在外為列國之卿王二命之中士在外為列國之大夫再命子男六卿此一句已可疑王一命之下士在外為子男之大夫至此則尤可疑六遂里宰每里下士一人猶掌三十五家六卿比長掌五家而已下士一人則

此之下士也一萬五千人矣視在外子男之大夫而所掌以一户管四户何至受王之一命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馬官趣馬下士皁一人計趣馬之官一百八十人所管馬十二匹而已其禄秩視子男之大夫而僭於九命之列謂之一命受職猶之比長所管共五户而亦視子男之大夫乎此周禮所以不可信也李秀嵒論王養良馬駑馬三千四百五十六匹其官中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二十有二人下士二百八十四人共三百十

二人及總計用六千餘人以為不可曉者是也然謂此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禄禮秩亦如之葢其在鄉則其所管止於五家在軍則所掌止於五人在廐則所掌止於四騎也回謂此說似是而下一句微若趣馬下士掌馬一十二匹圉師無官掌圉人四人養馬四匹圉師圉人僕三千人乃庶人之在官者周禮雖不足信而又難細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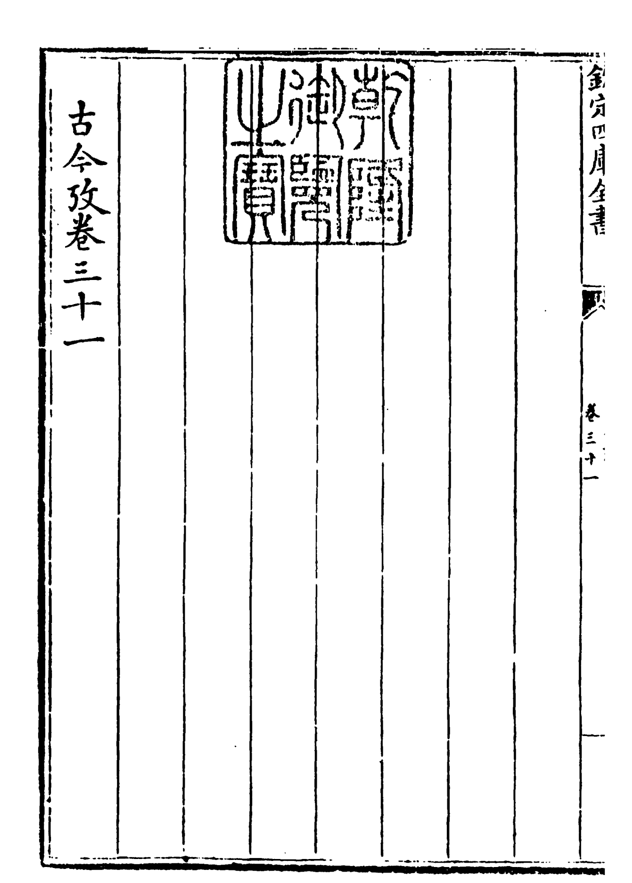
漢時單騎　馬一閑二百一十六匹　種戎齊道田駑

六馬　玉路駕種馬　戎路駕戎馬　金路駕齊馬　象路駕道馬　田路駕田馬　駑馬給宫中之役　十二閑二千一百六十疋　良馬五物即十二閑數　駑馬三之一千二百九十六匹　總三千四百五十六匹　良以乘計駑以儷計　家四閑七百二十匹疑　馬祖先牧馬社馬步　紫陽方氏曰馬政此又十六題一盡見前諸孜中此鶴山先生要義法也注疏一大叚中有三題五題分標其題於前於上春秋經有傳文公通

鑑有綱目呂東萊大事記題有解是也他皆倣此

通典馬政

紫陽方氏曰杜佑通典有馬政一條大抵皆周官之文隋唐馬政不必書隋煬帝非無馬而亡唐明皇非無馬而亂今通典有節本附李清臣文一篇有海上與女真買馬契丹置戎阻之之事有元昊以谷量馬之事谷量牛馬匈奴舊俗也清臣號李淇水迂齋文選稍取之馬政文多不書



古今攷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攷卷三十二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録監生臣儲貞書

古今攷卷三十二

元 方回 續

牛人

牛人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二百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牛軍事共其犒牛告報反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

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徬以載公任器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　紫陽方氏曰此官牧人在前充人在後牧人掌牧六牲徒止四十人此專養牛却徒二百人牧人中既言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皆曰毛之凡祭祀犧牲以授充人則牛人一官又理會祭祀享牛求牛似乎重疊彼陽祀用騂牲之純色則南郊祭天及宗廟康成之言是矣此言享牛康成謂之獻所以祭求牛明日繹祭之牛凡國之牛

無不求則公牛二字賛賔客謂諸侯也牢禮以爲飧饔
積注以爲主國五積之積饗食賔射膳羞之牛與上文
牛何異康成注王之膳羞亦由此王日一舉之太牢也
或詳書或不書犒牛奠牛兵車之牛固不一小有司之
事嘵嘵聒聒職人當作樴謂之杙可以繫牛牽徬在轅
外牽在前徬在徬去聲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簝
音老盆所盛血簝受肉籠也此殺牲之後也然則其所
設官重三疊兩小小有司之事一一煩記之纖悉非周

公之書也以授職人而芻之非古文也牧馬春分而野之秋分而廡之家牧牛晝放夜闌匈奴不然一切放之山谷曰谷量牛馬此之牧人六官牛人六官充人二官六官者分六處牧養乎充人掌繫牲而芻人亦二官牲固不勝其多然予謂周官一書不如漢書公卿百官表先叙三公次序六卿小有司具其下至簡不煩如唐六典宋官制皆贅也

充人

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　紫陽方氏曰充人之官微而贊祀五帝

周以前無之別當庸辯

取火自燧人始庖牲自伏羲始畫卦重卦皆庖犧

尚書大傳曰燧人為燧皇以火紀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庖生為熟令人無腹疾帝王世紀曰庖犧氏風姓也虵身人首燧人氏没庖犧繼之稱太昊都陳制嫁娶之禮取犧牲以充庖厨故號曰庖犧氏是為犧皇

後世音繆故或云伏犧或謂之宓犧一解云虙以虙為宓古伏字後誤　劉恕通鑑外紀庖犧氏取犧牲以充庖廚造八卦始作三畫以象二十四氣因而重之文象備矣作為網罟以佃以漁制嫁娶以儷皮為禮　紫陽方氏曰書遂人以取火也有火而後可庖牲也包犧氏取犧牲犧專指牛然左傳雞憚為犧自斷其尾又韻書犧純牛色也韻云三牲牛羊豕而皆牲然周禮六牲馬牛羊豕犬雞皆牲也書八卦者見畫與重皆始伏羲也

文字不妨互見也書網罟見所取不但馬牛羊豕又有野獸也書儷皮殺獸則有皮也此上古聖人之有天下而為萬世法者佛氏立不殺之説愚民誣世者也

六牲馬牛羊豕犬鷄字數

韻書馬部二百二十七字馬武獸也影籀文影古文人罕用馬乎懽切馬一歲馬人喻切馬縣足馬知立切今作縶爾雅甚詳

牛部百四十四字牛大牲也牡莫后切飛曰雌雄走曰

牝牡牝毗忍切畜母書牝雞之晨詩雄狐綏綏互用特

牡牛父又獨犢牛子牷體完也牢牲備又堅也牟牛鳴

羊部八十七字羊豕屬也此注未然羲羊鳴美亡鄙切

韻書切字亡音忙今讀曰忘美人美物從羊

豕部八十字豕豬豨之總名而古文豪從豕也猪毛如

笄䐗別豕子豚籀文彖字在彐部居列切彙類也無人

用象字從彑他類切

犬部一百六十三字犬狗屬止禦從臭古役切犬視郥

不是臭字臭尺又切香臭總稱犬逐獸而知其迹故字從犬

鳥部二百四十字鷄知時鳥又作雞又有隹部七十五字亦鳥也之惟切鳥短尾總名雅雀雉雛雊雄皆從隹而有此雞字此下注曰司晨鳥關關雎鳩之雎七俞切在此而雜字難字雋字集字隻字皆從隹難訓不易有此鳥

紫陽方氏曰此六牲六部字博學能盡知其所從來未

之見也讀書作文畧貴識字鳥之為物前古多稱百獸百鳥鳥部隹部四百餘字則鳥之類不止于一二百種也麒麟瑞獸也在鹿部鳳凰惟鳳字在鳥部燕字作一部以鸑字為俗字

用特自舜典始 一牛曰特 豕馬皆曰特

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若言禰則考亦特一牛 史記五帝本紀舜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 禮記郊特牲而社稷大牢 儀禮特牲饋食禮 周禮凡馬特居四之

乙佚特攻特　紫陽方氏曰書舜典用特此古書用牛祭宗廟之始也一牛曰特孔注也史記無注而祖下添一禰字古書言祖則兼禰矣互文也禮記郊特牲不注特字亦是一牛之義儀禮特牲饋食禮乃是諸侯之士以一豕祭先則豕亦曰特周禮馬官之特乃馬之壯者亦曰特然則牛馬豕皆可稱特

舜典受終于文祖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乃覲四岳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

紫陽方氏曰此祭祀類禋柴望之始也孔安國傳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回疑類字解未是正文無五帝字但曰上帝漢始祀五帝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偽為之引漢事注尚書上帝之下添五帝非也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之說諸儒不同容他攷詳之別見九州名山大川五岳四瀆皆望祭之羣神謂丘陵墳衍古聖賢皆祭之回謂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出周禮孔安國武帝時人劉歆哀平時人安得安國須引劉歆書注

尚書此所以知安國傳之誤也訓柴則曰燔柴祭天告至不言牲幣訓望秩于山川則曰名山大川如其秩次而祭之謂五岳牲禮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回謂天子祭無不用牛牲此傳始見五岳四瀆山林川澤羣小祀之牲名數未詳

高宗肜日不言牲泰誓犧牲粢盛

高宗肜日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　微子之命父師少師父師若曰天毒

降災沈酗于酒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孔傳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將食之

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泰誓下郊社不修宗廟不享　紫陽方氏曰夫郊社宗廟之禮俱廢而民盜攘其牲牷食之不亡何待

周武王柴望先祀周廟

武成武王歸馬放牛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孔傳曰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　紫陽方氏曰郊天之前先祭廟其來遠矣此亦未見牲幣之數

召誥卜洛牛羊豕之數

召誥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孔傳周公攝政七年

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于巳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
朝行從鎬京則至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廟先文王則
告武王可知以祖見考　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
太保朝至于洛卜宅朏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三月丙
午朏越三日戊申三月五日召公至于洛越三日庚戌
太保攻位于洛汭今洛水北河南城也越五日甲寅位
成位洛邑之始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
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翌日戊午乃社

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孔傳于乙卯三日用牲立郊位于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又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以為稷社稷共牢　紫陽方氏曰此周公召公共營洛邑之初之祭也二月召公相宅三月丙午朏至乙卯成王與周公同至洛三月十二日也丁巳三月十四日也周公用牲于郊牛二戊午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三月十五日也詳

僞孔傳所解似俱不然其說曰告立郊位告立社稷之位巳似未當回謂祭天以告遷都在三月十四日祭地以告遷都在三月十五日非告郊位也亦非告社稷之位也何以言之新邑未有宗廟則不告廟而且告天地也此一可疑也借曰告郊位則郊有南郊北郊告南郊之位乎告北郊之位乎周法左宗廟在王宮門内之左七廟南向右社稷在王宮門内之右北向何以告立社稷之位而不告立宗廟之位乎此二可疑也成王年十

三即位周公攝政歲在丙戌通鑑外紀何許紀年圖皆同六年辛夘周公制禮作樂說者謂成王即位之後方始頒行此年壬辰未見得周公即以后稷配天孔傳謂以后稷配故二年后稷貶于天有羊豕羊豕不見可知孔傳自是偽作正經無之而解經自立一說以二牛為一天一稷稷又有羊豕果何所據洛邑在此年末周公猶告成王肇稱殷禮于是遽用新禮以后稷配新邑告立郊位之禮其果然乎此三可疑也祭天南郊祭地北

郊圜丘方丘鄭玄分為四祭陳祥道合為二祭周禮陽祀用騂牲祭天騂犢也陰祀用黝牲謂祭地北郊及社稷祭地其牲黑亦璽栗而社稷太牢則用牛豕羊然古人多以郊社對言杜佑通典不言祭地之禮如何周禮大宗伯言祀昊天上帝而不言祭地但以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對天帝及日月星辰風雨師此回所謂古人多以社對郊也大司樂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此則以地祇對天神注地祇所祭于北郊

及社稷而通典乃于祭社稷之中入大司樂地祇之禮其禮三獻取血埋瘞次禮神于王尸前薦爓及籩豆王酌獻尸為朝踐一獻薦熟宗伯亞獻尸食訖膚長酳尸三獻不如祭天七獻之詳回竊謂祭天南郊祭地北郊其說甚遠杜佑乃以祭地祇之禮混于祭社稷之中故或者謂社即是祭地回謂此之牛一豕一羊一不過祭地祇以告遷都其牛二者不過祭天神以告遷都二牛之說回竊疑古祭天用一赤犢燔之于柴之上矣後來

正祭薦熟別用何牲意者更有一牛與羊豕不然則所謂郊禘之事有全脅者全體一牲已焚之矣祭尸薦熟之俎用何物乎若大禮冬至之郊以后稷配則后稷自別有牛羊豕而亦當立二尸二主乎噫古禮之難攷也久矣而又二鄭杜子春周禮不同康成禮記儀禮自不同僞孔安國書傳注尤多非易王弼韓康注雜老莊學者白首窮經未易卒了也

孔傳社稷別有一說

紫陽方氏曰經文言用牲于郊牛二正義謂告天不言告地則牛二者一以用之于地乎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正義謂告社不言告稷而孔傳添稷在中皆互相見從省文亦告廟但不言耳皆省文然孔傳以勾龍為社后稷為稷本左傳魯語祭法若孝經及漢儒則為社后土之神稷穀之神勾龍后稷人之神為配耳其說不同如此

孔傳社稷共牢無據

紫陽方氏曰孔傳社稷共牢正義謂經無明説郊特牲社稷太牢二神共言故孔謂社稷共牢通典引王制天子祭社稷太牢諸侯祭社稷皆少牢皆黝色不言其數回謂社稷之説異一曰二神二曰四神社壇稷壇近制為兩同一牛羊豕可乎是必各一牛一羊一豕也近世羣祭社有二壇一曰稷各用一羊一豕但三獻古之禮盡廢惟社稷之祭春秋二仲二戊學校釋奠春秋二丁皆用羊豕三獻此為古禮而天地宗廟郊祀明堂人主

之祭亦不過三獻而已則非古禮矣所以社稷共牢孔傳無據

祭天燔柴薦血腥薦熟之疑

紫陽方氏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囘前已書之謂郊于天禘于廟所殺牲四體俱全而不解割之也康成以全脅為豚解無體則何以全為囬已辯之矣陽祀用騂牲囬前已書之所謂騂牲者 闕

繇商人禘嚳而郊冥同謂此禮

記之文漢儒所云大抵難信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乃

廟祭也鄭玄以為冬至祀天圜丘為禘決然非也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宗廟有灌祭天無灌爾雅釋文曰禘天祭也惑於漢儒鄭玄等妄説耳據通典周制大司樂云冬至祀天於圜丘又大宗伯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囘謂大宗伯在前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注禋之言煙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升煙師仲云實柴實牛柴上康成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

所祀天皇大帝又曰祀五帝亦實柴回謂圜丘與禋祀實柴槱燎合為一祭康成之說杜佑從之然分為三則禋也柴也燎也三其牛而燔之乎天用犢日月星辰風雨師同時祭乎異時祭乎各燔一牛可用犢乎康成又添五帝實柴則祭天時五帝同祭乎别祭五帝乎五帝又用五犢乎如此則用八牛也但用一犢則以一天而包五帝日月風雨之神雖四而實一乎可疑也大司樂乃奏黄鍾歌大吕舞雲門以祀天神次第列太蔟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而曰凡六樂者一變致羽物云云五變致介物及土祇六變致象物及天神又曰凡樂圜鍾為宮云云冬至日于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八變地示皆出九變人鬼可得而禮康成謂此三者皆禘天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如此則又非天非帝非五帝乃天之北極星地祇則主崐崘如此則非地之全體崑崙不在中國何以謂之地祇人鬼則主后稷如此則禘祭既為祭天又為祭地又為專祭后稷皆惑衆

之言也康成又為先奏是樂以致神禮之以玉而祼乃復合樂而祭回攷正義宗廟二祼七獻共九獻祭天無祼七獻祭地無祼三獻今謂祭天地有祼可乎康成又謂祭天圜丘以嚳配杜佑因之于此下文曰配以帝嚳而感生帝之祭始曰配以稷皆欺世之論以祭天為禘已謬矣謂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寳以后稷配天之天為感生帝康成之説出緯書不足信而劉歆言六變以致神祇降出若白日見鬼可乎

據通典六牲用一犢㝵謂牲用一犢即是特牲雖有說而不通㝵敢一一辯之祀昊天上帝一犢王服大裘七獻則惟有昊天上帝一尸若五帝者同祭于一圜丘乎或用五尸乎別用五犢乎如此則鄭玄之六天也六帝也天豈有六乎若正如杜佑下文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火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則令之所傳月令猶存鄭玄注迎春祭蒼帝靈威仰于東郊之兆周近郊五十里夏赤熛怒中央含樞紐

秋白招拒冬協光紀杜佑因之曰冬於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築方壇亦名曰大壇如此則是五時迎氣之祭五行之一氣非天帝之帝四月立夏七月立秋六月土王人主出五十里之郊服大裘而行禮不亦太𢡟乎玄服黑羔裘玄衣則冬至之服也五時皆可乎繁文皆不必辨大節俱已舛差况冕服之禮廢于秦不復于西漢而東漢明帝復之無大裘而冕無旒之事學者當可以一笑而置之可也且鄭玄以緯書所撰五帝五名如靈

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與夫燿魄寶之異名北辰以褻昊天上帝政如緯書之名皆以三字曰含文嘉鉤命決援神契之類屢書不一書于箋注之間有同兒戲可謂假儒而杜佑祖襲其說亦不得為通儒也

五帝別當詳辨

據通典云圜丘禋祀配以帝嚳小字引禘嚳郊稷而引大宗伯注云圜丘以嚳配之回按禮經經文曰禘嚳而郊稷乃是禘嚳于廟而非郊也郊稷者孝經郊祀后稷

以配天也左傳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周之祖后稷也中居南向為太祖廟祖之所自出帝嚳
也禘祭于廟則于太祖之廟西室東向嚳居中而以稷
配之或謂但祭二位或謂羣廟之主皆與朱文公與陳
祥道其說不同此未暇論畢竟郊自郊禘自禘以郊為
禘康成之曲說以帝嚳配圜丘冬至之祭經無所見獨
康成杜撰而杜佑飾說以從之
據通典其感生帝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

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其壇名泰壇在國南五十里禮神之玉用四圭有邸尺有二寸牲用騂犢配以稷日用辛其配帝牲亦騂犢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所由生謂郊祭天也王者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其神名鄭玄據春秋緯說蒼則靈威仰云云黑則叶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后稷配天配靈威仰也回謂感生帝古無此說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詩人之言始云耳履跡吞卵吞苡固有之指定靈威仰以

為周家感生之帝則決不然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思文后稷配天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參三詩之說為杜佑並不通祈穀則又有夏祈穀左傳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月令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玄注以上辛郊祭天春秋傳曰郊祀后稷以祈穀元日乃正月旦日如何郊注上辛萬一正旦立春則迎氣東郊與祈穀國南五十里同日兩祭乎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稷為祖以嚳為所自出禘之于廟其說無瑕此所謂因

以祈穀國南太壇又非地上之圜丘用玉之辦別當攷
說杜佑附會康成以郊為禘以稷配太壇之感生帝回
不敢從

據通典又王者必五時迎氣故月令于四立日及季夏
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于其郊其祀祭以五人帝
春以太皡夏以炎帝季夏以黃帝秋以少昊冬以顓頊
各于當方之郊去國五十里內曰近郊方壇亦名太壇
回謂今月令其文具存呂不韋之所為也而秦未帝天

下未稱天子不見施行不知周家嘗行之乎若以周禮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附會曲說則立夏立秋六月土王之日天子不可衣裘又不知中央土之壇其地安在此五壇之外有地上圜丘澤中方丘謂非人力又別有國南祈穀之太壇又有國中宫内右社稷之壇及六宗風雨師之壇不一而足然周禮中並無南郊北郊字惟鄭玄注有之禮記中有東西南北郊字在月令禮器中有南郊字所謂圜丘之南郊孝經緯始見之

據通典總論圜丘祭天之事其第一節曰掌次張氊案設皇邸王服大裘而立于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樂降神次則積柴于丘壇上王親牽牲而殺之回謂王親牽牲而殺之詩所謂執其鸞刀啓其血毛以刀割其左耳取其血與耳之毛以薦詩言廟祭于郊亦同然射人乃有王親射牲之語射至于豕漢武亦射牲以刀以射而說不同

據通典祭天第二節次則實牲醴玉帛而燔之謂之禋

祀韓詩外傳曰天子奉玉升柴加于牲上而燔之回按郊禘之事用全脅則牛不割也用一騂犢而薦血牲在燔牲之後則可疑禮器郊特牲兩言郊血則似以血為先薦者今杜佑以血腥之薦在此後則一騂犢之全體燔于柴矣别何所取牲乎鄭玄以豚解解體為全脅祭天之牲可乜解乎必無是理回所以不容不辨　據通典祭天第三節次乃掃于丘壇上而祭尸服裘而升丘也王反牲尸入樂奏三夏回謂第一節王親牽牲而殺

之第二節實牲體玉帛而燔之則所謂一騂犢者燔之
矣此第三節所謂王反牲尸入果何牲乎得非周公相
洛用牲于郊牛二其一薦熟而享歟不容不疑敢問
據通典第四節尸前置蒼璧又薦籩豆及血腥等為重
古之薦田謂此第四節薦血腥者果出何牲前一牲已
燔矣所入之牲乃第二牲乎
據通典祭天七獻薦血腥之後為朝踐之獻王酌瓠爵
泛齊獻尸一獻也大宗伯酌醴齊亞獻二獻也次薦熟

于神前王酌盎齊大宗伯酌緹齊曰饋獻則三獻四獻也尸食王酌泛齊酳尸大宗伯酌緹齊亞酳五獻也六獻也諸臣為賓末後一獻凡七獻也回謂饋食之禮薦熟天地宗廟皆有血腥爓熟第不知降神未入尸之前既已燔全體一犢後乃再有牲一則二牛乎不可不疑敢問生民后稷配天之詩有曰取羝以軷有曰上帝居歆說者謂既以后稷有牛豕羊天唯一犢古禮難致烏知祭天之饋食不用羊豕乎烏知已燔一牲之後不以存牲取血腥乎

秦用騶犢羔數　三年一郊自秦始

紫陽方氏曰秦以四時祠上帝四仲之月駒四又有黃犢與羔各四生瘞埋無俎豆秦雖戎制禮亦必有本則喻乎此用牛羊豕犢或不止一秦無人主出郊之禮三年一郊常以十月上旬拜於咸陽之旁通權火此乃後世三年一郊之祖

漢五時五帝之始漢親郊之始近世郊禮數事之

非

通典曰漢高帝立二年東敗項籍還入關問故秦時上

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高帝曰乃待我而具五色遂立黑帝祠名北時有司進祠帝不親往

紫陽方氏曰此漢祀五帝之禮周禮五帝並係劉歆揑合偽尚書傳注五帝晉魏間人為之附會好時增添司馬遷五帝座之説星家附會文帝始郊幸雍祠五時作渭陽五帝廟則時而又有廟又立五帝壇新垣平誅乃不親祀一帝而五分之古無此禮武帝即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亳人謬忌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

五帝而五時猶存太一壇三垓五帝壇環于其下各如其方至此方見得天之一帝為太一而五方五行之氣雖為帝但環壇下亦庶矣近世郊天必合祭地而並侑一祖三宗共用六犢止於三獻主上一獻親王皇子亞獻三獻有薦腥而無薦熟其鄭玄所謂北辰耀魄寳曰天皇太帝者尚存郊壇第一獻李秀嵓非之如此則七天七帝也而可乎

陳祥道論近世郊天之非

先王燔瘞于郊丘其牲肉繭栗其牲體全脅國語曰郊禘之事有全脅其羮大羮其器犧尊疏布冪樿杓豆登鼎俎簠簋匏爵之類詩曰于豆于登記曰器用陶匏大宗伯凡祀大神祭大示蒞玉鬯省牲鑊奉玉齍記又曰以共上帝之粢盛國語曰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則郊有簠簋可知矣其藉蒲越藁秸記曰莞簟之安藁秸之尚其樂歌黃鍾太蔟奏大呂應鍾其舞雲門咸池其鼓靁鼓靈鼓其車玉路素車其旂大常其服大裘袞冕其搢執則大圭鎮圭其位則神南面而王北面亦北面而王南面而日月從祀則日居東月居西記言祭祀之禮居南向祭北墉下答

陰之義推此則圜丘之上王北向可知也記又曰大明生于東郊主日而配月則日月之位固東西設矣郊主猶王燕則主膳夫王孫嫁則主諸侯古法見君則主侍人皆致嚴于尊而荅禮于畀也其禮不過因其自然以報本反始教民嚴上而已古者郊祀大畧如此而已更秦則興鄜畤上下之四時以祠五帝至漢則增之以北時以祠五帝秦之祠天神於圜丘謂天好陰而兆于高山之下其祠地祇于方丘謂地貴陽而兆于澤中之圜丘漢之祠天不于南郊而于甘泉其祠地不于北郊而于汾陰河東以至壇有八觚後世壇有八陛祀天其上奏樂其下非先王掃地而祭之意席有六

采樂有玉女車有鸞路騂駒龍馬一切多靡而匡衡劉向之徒邪正異同之論蠭起一時元始之間繆戾尤甚春秋則天地同祭于南郊冬夏則天地分祭于南北郊光武兆南郊于雒陽之陽兆北郊于雒陽之陰其儀禮度數一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隳廢殆盡良可悼也

血腥爓熟之異

孔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注云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郊祭天也大

饗祫祭先王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沈肉於湯也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熟而已正義云血腥爓熟遠近備古今也者或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熟冣近遠者為古近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凡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腥爓熟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與爓熟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

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具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具也若羣小祀之屬惟有薦熟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又曰血于人食為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爓漸近　紫陽方氏曰血腥爓熟禮器郊特牲兩出正義皇氏此設謂據設之先後一祭之中兼有此事郊特牲皇氏始謂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者謂正祭之時薦于尸坐之前也此

說似是然天子諸侯禮已不同天子有郊諸侯無之郊血與凡祭天地禘祫天子之禮古已亡諸侯無郊丘禘祫惟祭社稷山川宗廟亦有血薦三獻謂社稷五祀禮經本指天子以上古禮俱亡惟有一獻孰乃卿大夫以下之禮今儀禮特牲饋食二篇是也凡祭之名物多寡升降今人皆以此推之古之郊天祀地禘祭祫祭大享明堂禴祠烝嘗社稷五祀天子所行之禮無一而存矣譬之朝覲會同惟有一覲禮僅存也儀禮十七篇凡祭

祀惟特牲少牢有此而已劉歆周禮祈天神地祇人鬼而有禋祀昊天上帝與實柴槱燎俱煙也以血祭祀社稷五嶽與貍沈疈辜（疈事通反）皆殺牲也享先王之禮各為六而肆獻祼饋食禴祠嘗烝其說文而繁至李心傳讀禮器此章則謂郊血上帝全脅而不獻腥楚語謂之全脅然回已書在先通典祭先燔柴則焚牲焚玉幣矣始迎尸入牲薦血腥爓熟心傳果何見而謂祭天不獻腥乎祭天七獻有尸有配一全脅焚之而已則不亦簡乎

心傳史學其于經耻其未讀丙子年取九經一讀之不
兩日遍一經二經三經書其所讀之大綱三禮辨其一
也回謂心傳之學走馬看錦非所謂沉潛乎訓義反覆
乎句讀者也學易尤疎鹵易之為書可取程朱二家及
其先君子隆山之說一質而畧抄乎他所謂誦詩訓春
秋攷讀書志皆一讀不再讀而率然筆記者也大饗謂
宗廟之禮然不辨禘祫四時兼血骨腥熟乃舊說中祀
三獻不獻腥回謂社稷獻血亦獻腥惟一獻熟無他異

心傳以為陳饌于輿乃特牲少牢迎尸坐之于輿之禮也心傳以為舊説非是回則謂心傳説多非是

附論専席受酢為苟敬大饗諸侯相饗三獻之介

諸侯使儀禮有苟敬之文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三獻之介君専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賔賔為苟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専猶單也正義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

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春秋時則禮異伯國之卿禮同子男鄭人享趙孟備五獻杜預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故季武子如晉受三獻芶敬二字出儀禮注芶且也假也疏曰為辭讓故以命介為賔不可全不敬于是席之于阼階西而且敬之　紫陽方氏曰古以使為上介次介三獻之介四字指諸侯之使也國君饗之或燕之賔辭讓彼亦芶敬也國君徹重席而以

專席受其酢亦苟敬也且敬而已也

小子掌祭祀羊全脊豚解折俎之疑沈𡕫侯禳一

牛一羊二牛二羊之疑刉衈釁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鄭司農注羞進也

羊肆體薦全脊也羊殽體解節折也肉豆者切肉也玄

謂肆讀為鬄羊鬄者所謂豚解也　紫陽方氏曰正義

從後鄭非也郊禘之事有全脊康成以禘為祭天非之

尤者故一非而百非郊祭天者全脊禘宗廟大祭有全

脀其全體也康成以豚解訓全脀亦非也先鄭讀羊肆之音為肆陳之肆又音賜康成以為羊鬄音剔意謂祭而用羊非祭天殊不知宗廟之禮有牛有羊有豕以禘為祭天既非矣又疑祭天不用羊故非之又非李心傳引王安石肆其體而進之未知其從何音何義心傳謂天子宗廟之祭腥其俎不害于全脀熟其殽然後體解為二十一回謂如此則全脀一牛一羊一豕也體解二十一又一牛一羊一豕也嘗疑祭天燔柴已焚全脀之

一犢後乃迎尸入牲別用何犢心傳兼取全脅體解且姑以羊言之薦腥者一全脅之羊乎薦熟者一體解之羊乎先鄭一説後鄭一説王介甫一説李心傳又一説學者詳之然囘欲從先鄭但一疑二羊而二用乎二羊而各腥各熟乎　小子又曰而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凡沈辜侯禳飾其牲釁邦器及軍器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祭祀賛羞受徹馬鄭司農珥社稷以牲頭祭也玄謂珥讀為衈祈讀為刏音機又古愛公内二反刏衈

者釁禮之事用毛牲曰刉羽牲曰衈衈刉社稷五祀謂始成其宮兆時也鄭司農云沈謂祭川爾雅曰祭川曰浮沈辜謂磔牲以祭侯禳者候四時惡氣禳去之衈而志反釁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雜記曰宗廟之器成則釁以豭豚　紫陽方氏曰刉衈之説後鄭用釁法解李心傳不從祈字為刉則釁與否何從回謂亦不足較矣釁鐘以牛齊宣欲以易羊則古者牛羊豭豚雞之血皆可以釁後世廢其禮久矣釁社稷之壇釁五祀之所

謂門行竈霤諸主乎抑各以其物乎

附論大夫士正祭體解君有腥爓熟

鶴山小子職要義標題曰大夫士正祭即體解君有腥爓熟其文豚解則士喪禮特豚四鬄去四蹄謂四肢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回謂如此則解馬解牛解豕凡四肢皆名之曰豚解可疑）若然大夫士祭自饋熟始故正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畧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熟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

有熟與大夫士不同也　紫陽方氏曰鄭玄之非以全脅為豚解曰四解其體又曰七體則非全脅也故正義依康成之説者其説多不通大喪禮豚解為四而祭非畧也許權用盛禮不拘于折俎二十一也全脊非豚解郊非禘禘非祭天先立定此説方可破後鄭之惑

羊人掌羊牲

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凡祈珥共其羊牲賓客共其法羊凡沈辜侯禳釁積共其羊牲

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紫陽方氏曰王介甫謂飾羔鴈以繢乃贄見之禮非祭祀之事李心傳衣文繡之說事出莊子恐先王不然匈奴谷量牛馬不言羊可知也王者有天下十二閑之馬僅三千餘匹官吏牧圉養之者六十餘人周禮不可信也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天子以天下之大共犧牲祭祀而牧人以無牲告無牧地乎無牧之之民乎請布旋買此不足信近世餘杭南渡藉越

羊以給內外之用則有買矣然亦置牛羊司劉歆周禮

待王者若窮乞兒之家悲夫

豕人官亡

紫陽方氏曰牧人通掌祭祀六牲牛人雞人羊人犬人

各掌一人豕人當在冬官而冬官亡矣馬牲則別置官

甚多　射人職祭祀贊射牲注烝嘗之禮有射豕者國

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漢武封禪泰山令侍

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

犬人掌犬牲

秋官犬人掌犬牲凡祭祀共犬牲用牷物伏瘞亦如之凡刉珥沈辜用駹可也凡相犬牽犬者屬焉掌其政治鄭司農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瘞祭地曰瘞埋也　正義已祭祀共犬牲犬是金畜故五行傳云二曰言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故連類在此犬有兩義按說卦艮為狗艮卦在丑艮為止以能吠守止人則屬艮以能言則屬兑兑為言故也李心傳體全曰牷伏軷祭也生民曰取羝

以軷故鄭注聘禮犬羊皆可用

稾人掌豢犬

槁人苦報反掌豢祭祀之犬鄭氏注養犬豕曰豢不于𩿨人言其共至尊雖其潘瀾上芳袁反亦作番下魯旦反戔餘不可䙡也戔即殘字　紫陽方氏曰經文言豢犬不言豢豕省文也舉犬則豕可知也故鄭注兼言犬豕禮君子不食豢腴故牛羊取腸胃以為祭饗之俎而犬豕之腸胃不用惟豕取其膚則有膚俎豕不剥皮而

牛羊各剥其皮以為皮革也潘令米瀋也亦曰米泔曰潘瀾𣧑餘古語也今之殘羮剩汁棄餘之物以缸甕盛之人家及食店每晨則有豢豕之人取去以和糟糠飼豕豢犬則令人不以為祭祀賔客之用以田獵以守吠而犬豕二畜尤穢野放之豕豈可以為賔祀之用乎然則周公制禮雖臭穢殘餘之汁亦有所用豕人犬人令其徒晨取於庖廚也

鷄人掌鷄牲

春官鷄人掌共鷄牲辨其物大祭祀夜嘑旦以嘂百官

云云　凡祭祀面禳釁共其鷄牲鄭司農讀釁為徽未

詳面禳四面禳玄注釁廟以羔門夾室用鷄正義庭燎

詩註王有鷄人之官諸侯無之故齊詩有挈壺氏之制

紫陽方氏曰因王膳用六牲推至賓客祭祀無窮焉

古今攷卷三十二